

LIUWEIFANG

刘维芳

岁月盘发

母亲从不烫头,也不舍得去花钱理发,她的头发又黑又长,最长时垂过腰间,尤其是梳洗后,宛如倾泻的小黑瀑,美极了。我上小学时,母亲钟情于盘发,她喜欢把长长的黑发扎起来,然后在脑后盘成个圆形的发髻,不高不低,用黑色的线网一罩,贴着发根用卡子别住,一点碎发不留,圆形的发髻,乌黑饱满,整齐潇洒,遇风不乱,再配上母亲端庄的脸庞,修长的身材,谁见了都夸,看得出母亲也陶醉其中。

那时的我不懂审美,也不会从气质、风度上去评价,但我从心里喜欢母亲盘发,总觉得像生产队长式的齐肩短发好看、漂亮,与众不同。记得电影里国母也梳这样的发型。每当学校召开家长会,我特别希望母亲能请假出席。

我喜欢看母亲梳发髻,邻居们也经常请母亲帮助盘发。如果赶上谁家办喜事,走亲戚,她们都会请母亲帮助盘发,我也跟着凑热闹,不仅看,还帮助递梳子、卡子等。看母亲盘发是一种艺术享受,多乱的头发,几下子就梳理得服服帖帖。烫过的头发,她只用几个小卡子,就能别出几种不同的发型。没烫过的直发,她一般先梳成马尾,蘸水梳几下(那时候没有定型水),边绕圈盘,边用卡子别住。有时她也把头发分成两份先编成两条辫子,然后盘成两个挤靠在一起的发髻。当大家发出赞叹,母亲还风趣地给发髻起上名字,什么“辫子绞”、“香蕉乐”等等,她在发型上表现出的智慧,真可谓是无师自通。

我曾撒娇地缠着母亲为我盘发,母亲笑笑说:“哪有红领巾来盘发的,等你长成大姑娘,我一定教你盘最漂亮的头发。”我盼望着自己快些长大,因为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她,我要是盘发,也一定漂亮呀!

那是一个酷热的季节,学校放假了,我们几位要好的女孩儿,如约去一位女生家,迎接我的已不是往日的愉悦,而是止不住的哭泣,家里也是狼藉一片。她哭着告诉我:昨夜,她家被抄了,父亲被拽走了,母亲被剃掉了头发,爷爷的脖子上被挂着牌儿。这一切缘于她的爷爷是资本家,我不知如何安慰她,只能不停地劝她“别哭啦,别哭啦。”

我急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,便一口气跑回家,刚跨坎进门,我惊讶地看到母亲也被剪短了头发!我上下打量变了样的妈妈,刚才要告诉她的话全都忘了。母亲的发髻还被人揪着强行剪下,理由是“破四旧”、“革命化”。可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头功,我们是响当当的革命之家呀。母亲对此一句话也没说,每天上班前总是对着镜子,默默地梳好她的短发。从此,母亲与众不同了,她不用盘发了,邻居们也不再请她盘发了。

十几年后,我已长大成家。假日的一天,我心血来潮盘上头发高高兴兴地回娘家。母亲见到我,惊异的眼神令人害怕。“独出新裁哟,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样的头发呀!”母亲指着我的斥责着。从母亲凝神沉思、缄默良久中,我仿佛又见到那个夏季的她。唉!好心来看她,又不是来气她。算了,我匆匆拆开发髻,不敢再提盘发。

如今母亲已年逾古稀,满头银发,我亦值不惑之年,却还留着披肩长发。有人开我的玩笑:远看十七八,近看是大妈。可我依然不舍得剪短发。

一天,我和母亲看电视,放的是世界美发大师表演盘发,她说,“现在的发型多,人人都梳那么美的头发,不过我看你还是适合盘发,梳上发髻成熟稳重,中年人显得端庄文雅,老年人显得精神焕发。”几十年了,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钟情于盘发。母亲端详着盘发的我,似乎又见到了年轻时的她。我问母亲您不再盘发,是否还记着什么。母亲摇头说:“过去的事,记它干什么?”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,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,让您至今难忘;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,一直有述说的冲动;或者,会有一件事,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,欢迎赐稿!版面有限,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。电子邮箱为:478702039@qq.com,有稿费的哟!

GAOYONGCUI

高永翠

香蕉冰棒

“噢,香蕉冰棒!”或高亢或绵软、或远或近的调调一响起,我的魂就被它勾走了!这吆喝声对童年的我来说,是最直抵心底的快乐。

赶忙掏出平时攒的牙膏皮、鸡肫皮、还有捡的废铜烂铁,拔腿就跑,连鞋也顾不上穿。出门循着声跑,那声音半天一句,不急不缓的,等跑上一段路,声音又响起,才发现比刚才听到的似乎远了些,才晓得跑错方向了,又往回跑,没头没脑的,跑着跑着,就不知道声音究竟从哪儿传来,只好放缓脚步,等吆喝的声音再响起,再拔腿……这样的耽搁,心就像在油锅里煎熬,慌的不行,生怕那声音不再响起,怕卖冰棒的人已走远,无处再寻!有时运气好,才跑着几条巷子,嘿,迎面就看见背冰棒箱的人款款而来,哈,那是怎样的一种打扮啊!武装整齐地穿着——长裤、长袖上衣,头顶着一块湿毛巾,拖下来的角披挂下来,遮住骄阳的温度,尽管如此,那汗还是顺着额头往下直流,或聚拢在眉毛端,湿哒哒地往下落,汗湿了衣裤。再看脚上,军绿色的橡胶鞋里空落落的一双脚,灰蒙蒙的。那人远远见我气喘吁吁地奔来,便急切地找个树荫,放下冰棒箱,箱从肩上卸下,顺便用头上的毛巾再擦把汗,那汗啊,真像断线的珠子。以物易物,免不了一阵讨价还价,多半我们小孩是不讲究的,只要拿的物件能够买一支香蕉冰棒,多半也不晓得计较,一心只巴着早点吃上那冰镇可口的冰棒了。箱子多半不大,用各色的塑料花纸贴着,掀开盖子,里面棉坨坨的小被子,一层层往下掏,终于见到码得整齐的冰棒,多半我们只能偷一眼,被子、箱盖又重新被妥当了。

就是心仪的那个样子,长方形的冰体,后宽前窄,裹着或红花或绿花的油纸,短短、扁扁的竹把子,只能两指头捏的分寸,接过手的当儿就分明感到凉气习习了。多半是不舍得马上剥开纸吃的,转身一个劲往家跑,找个树荫下的凉

床或门槛坐下,慢条斯理地享受。先找个碗或缸子,把冰棒放进去,然后小心撕开油纸,深深吸口气,啊哈,真是香蕉的味道。把油纸放一边,然后一手捏着竹把子,一手端着碗,吸溜开去。先舔一口,冰凉凉的气息从舌尖缓缓升起,再大口吸一次,啊,整个口腔都冰麻了,清溜溜的舒畅……吸半天不过瘾,咬一口吧,嘿,嚼锅巴似的嘎嘣嘎嘣响,那个痛快劲甭提了。有时买到手,冰棒就不是那么嘎嘣硬了,一撕开纸,那水就滴嗒往下落,慌忙用口去接,水就汹涌不断,一根冰棒就在急急忙忙的吸溜声中,混着沙沙的散冰,很快就没了,不带劲。更有不舍得吃的主儿,半天吸一口,结果眼睁睁看着冰棒化成盖碗底的那么一小口糖水而懊恼不已。再回头收拾那张包冰棒的油纸,多半上面已爬了不少只蚂蚁,蚂蚁也好这一口哟。拍打干净油纸,晾干上面的水分,用书夹好,想冰棒而不得的时候,可以翻开书闻闻那纸,还有香蕉冰棒的味道,或者对着阳光摩挲那纸上淡淡的或红或绿的香蕉的模样,同样也是种享受和回味。

有时冰棒叫卖声起的时候,恰好手里啥可以交换的物件都没有,那小心思就盘算开来了,先急忙向正忙着故意充耳不闻的大人反复念叨:“卖香蕉冰棒的来了!”见大人没回应,而冰棒声越传越远去,心里急了,嘴里就哼哼开来了:“我想吃香蕉冰棒嘛!”反复哼也没回应,就边哼边随着大人转,也不敢有突兀的举动,怕惹恼大人就彻底没戏。哼的恰到好处,提的要求一应具答,多半会允诺,给上三分钱,或干脆被允许从鸡窝里拿个鸡蛋,急急而去,心里欢喜得不得了!这时,哪怕知了叫得再起劲,那也是不烦的,只管寻卖冰的人去了。

“噢,香蕉冰棒!”特有的调调又响起,那么鼓舞人心,惊动了多少沉睡的小巷!买冰棒去咯!

YUJIANMIN

郁建民

玩蟋蟀

秋声渐近,是蟋蟀鸣叫最热闹的时候,此时每每听到蟋蟀的鸣叫声,就会勾起我儿时玩蟋蟀的美好回忆,至今难以忘怀,仿佛就在眼前。

我从小喜欢玩蟋蟀,喜欢雄性蟋蟀会鸣叫,好斗。我觉得蟋蟀的叫声很动听,向蟋蟀打草,看着它神气活现龇牙振翅鸣叫,给我带来阵阵愉悦。捉蟋蟀,有白天、傍晚、晚上不同时间段的不同捉法,白天和傍晚主要是观察地形地貌,这倒不怎么困难,一般要到小巷深处、街头巷尾,瓦砾和石块下,蹑手蹑脚地搜寻着,那里的蟋蟀最骁勇善战。难的是在月明星稀的夜晚,来到石桥下、墙角边掀开砖头,主要凭借听蟋蟀叫声来判断藏身方向。有了方位,在漆黑的夜里,要区别雌雄,只能靠一双小手来探测蟋蟀尾部有否小针,有针者即为雌,这种功夫,有了几年捉捕的实践便掌握了。有时,也可以借助手电筒或火柴光来帮助识别,但那时条件有限,只好全仗实践的经验。一旦有蟋蟀出现在眼前了,双手快速叩下,它们大多时候轻盈地跳开了。偶尔,再一次扣下,蟋蟀便被我罩在手中。捉到蟋蟀,小伙伴们通常要比拼一番,大家围在一起,脑袋碰着脑袋,双眼不眨,凝神静气,看蟋蟀们相互角逐厮杀,鏖战争斗……

其实,两只蟋蟀打斗,并不一定要真正打得难解难分,有的蟋蟀一听见对方的鸣叫就怯阵

了,甫一见面,就四处躲避,不敢争斗。当然,大多数情况多有交锋,交锋的回合有多有少,有的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,有的十多个回合还不见胜负。当年在街头巷尾,弄堂里、瓜棚架下,一群小儿围成一圈,头碰头地看斗蟋蟀看得津津有味,大呼小叫。见到打败的一方,或是落荒而逃、或是断胳膊少腿,令人目不忍睹。胜者可不同了,得胜的蟋蟀振翅高歌,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态,其主人在小伙伴面前,也是得意洋洋、威风八面。

白露过后,昔日的“打斗大王”们,须不摇翅不亮,响亮的叫声渐渐听不到了,如何帮助陪伴我们疯了一夏的蟋蟀过冬变成头等大事。大一点的孩子告诉我:“要拿一个竹筒装蟋蟀,放上木板,挖个地洞将它埋入洞中过冬”,理由是地下温度高,冬季来后蟋蟀不会冻死。小的孩子总听大孩子的,急急忙忙在家中院子里挖洞,竹筒盖好后放下去,为了通气再插上一小节有孔的竹筒。好了,放心了,踏实了,万事大吉了。

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写道,“蟋蟀们在这里弹琴”。鲁迅先生儿时也是喜欢玩蟋蟀的,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。光阴荏苒,少年时期对蟋蟀情有独钟,而今已过花甲之年,听到蟋蟀的鸣叫声,又会激起我捉捕的欲望。因为它曾给我带来欢乐,使我的童年充满诗意和情趣。